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60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60 ·

文學類

粵東之風

歌謠論集

歌謠與婦女

羅香林編

鍾敬文編

劉經菴編

上海書店

羅香林編

粵
東
之
風

本書據上海北新書局1928年版影印

序一

我國風詩的采集，發達最古，都把地方的名詞，來作爲一種標記。因爲各地風俗不同，所以古代把各地的歌詩采來，作爲觀察風俗的材料，這就是稱爲風詩的緣由。他的目的，在乎實用方面，文藝的賞鑑，却是在其次；就是賞鑑，也重在聽他的歌聲，文彩却在其次。

我國最古的風詩，就是十五國風，都在中國北部采集來的，只有周南召南及陳風，稍入南方。陳在陳州，周南召南，據胡承珙毛詩後箋采王夫之說：「召南在漢中，頌，興安，鄖，夔，順慶，保寧一帶；周南在南陽，襄樊，承天，（竟陵）德安，光，黃，汝，潁一帶，」都在江漢江之間，沒有采集到揚子江以南。當周朝初年，楚受封於丹陽，在宜昌的歸州東南，北枕大江，與夔國並處；後徙枝江，亦名丹陽，北據大江，是最初的楚地，似在江南多些。因爲楚是子爵，他的初封，

不過五十里，周南召南還沒有達到楚國疆域以內，所以他們的詩，沒有一句涉乎楚國的。近來有人說：「周南召南就是楚國的風詩，」這是很不對啊！到了戰國的時候，屈原的九歌崛起於江南，後人集爲楚辭，於是歌詩就擴張到楚國，並是擴張到江南了。漢武帝立樂府，采各地的歌詩，也用地名來做標記，也是一種風詩。他所采的，北方却到了燕、代、雁門、雲中、隴西；南方却不過到吳、楚地方。我看漢書歌詩的目錄，就可以知道，可惜他采集的詩，已經亡了。可是宋郭茂倩樂府詩集，却有楚調曲三卷，吳聲曲四卷，又有西曲三卷，是襄陽、石城（竟陵）樊、鄧、江陵、荊州、巴陵、尋陽、揚州各地方的歌詩，實在也不出乎吳、楚之外；惟有巴州之竹枝詞，道州之欸乃曲是兒童舟子所唱，流傳得很廣。又有蜀國弦、蜀道難、湘中弦、湘中曲、豫章行（唐薛道衡豫章行云：「江南地遠接閩、甌，」又云：「君行遠過茱萸嶺。」）越城曲、永嘉行等等，那末更擴張到五嶺那邊去了！樂府詩集采集北方的歌詩，擴張得更遠，所以說是到中國本部的塞外，所以他

的功績也不小；但是對於南方的五嶺以南，却還沒有！近來興寧羅香林君，有粵東之風第一集三卷，於是我國的風詩，方采集到最南部。自從周朝初年算到現在，這種工作，經過三千年，方從最北采到最南，羅君的功績，實在比較搜集楚辭的功績，更加卓越了！

有人說：「番禺劉彬華所采集的嶺南羣雅，和南海伍崇曜所采集的楚庭耆舊詩等，都是粵東的詩；其他五嶺以南的，如福建、廣西、雲南和貴州的南部，都各有他們的全省總詩集，采風問俗，也足以窺見全豹，羅君似不得專美的！」我以為不然！他們所選各省的總詩集，都是選文人學士的詩，足以代表各個人的性情，不足以代表一地方的風俗；是裝飾的，不是本色的，性質迥乎不同。又有人說：「粵東歌詩的采集，成為專書的，已有好幾家了！如李調元的粵風，這算是最早的，現在還有李金髮的嶺東戀歌集、劉信芳的梅縣歌謠集、鍾敬文的客音情歌集、苗志周的兩粵情歌等，却也不少；而且零零碎碎見於詩話、見於週刊的，還有好幾家，所以采

集粵東的歌詩，羅君也不能專美的！」我以為羅君的粵東之風，雖然不能算首倡，却希望可以集大成！他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大，要追蹤十五國風，這一點見識，就高出於衆人之上啊！至於解剖的細密，整理的完善，也是他們所不能及的！

有人說：「羅君的粵東之風，僅僅采集客家的歌謠；他的客家歌謠中，大部分多是情歌，這那裏可比得十五國風呢？」我以為十五國風的鄭、衛，大都是情歌，姑且不說；就是周南召南裏邊的情歌，却也不少。客家是汝南的遺民，就是周南的嫡裔。周南的詩，共有十一篇，開首第一篇的關雎，就是情歌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，甚至「寤寐思服，轉輾反側；」其他若葛覃、若卷耳、若樛木、若蟋蟀、若桃夭、若采芣苢、若漢廣、若汝墳、若麟止，無非是戀愛懷人，無非結婚生子，十一篇倒有十篇，多是這種事情；尤其是遵彼汝墳這一章詩，所謂「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；已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」，這種熱烈的感情，和客家情歌中見心肝等篇，不相上下，多是赤裸裸地直喊了出來；因為戀愛後不能結婚，或者結婚後無可戀愛，都是人

生最不幸的事！所以戀愛和結婚兩件事，是缺一不可的！我們中國講禮教的人們，不許戀愛，只許結婚，結果戀愛這件事，無論在結婚前結婚後，只在暗地裏進行，大都不得遂他們的願望，坑殺了世間不知多少男和女。唉！你道可憐不可憐呢？周南這幾篇情歌，產生在禮教沒有興起以前，現在已被人講得來着了禮教的衣服，不是赤裸裸的了；他們嫡裔客家的情歌，也只能在山椒海澨的地方，讓那些樵女耕夫們高聲直唱；一進了城市，遇着了被禮教麻醉的人們，就假撇清說道：「這是下流的東西唱的！」其實他們自己往往有了這種苦趣，沒有地方去哭訴！這真是社會上一個很大的問題！羅君把客家的情歌搜集起來，發揮戀愛的必要，固是一件急要的事；可惜客家以外，廣東其他各族，不是從中原禮教之鄉去的，我想他們的戀愛，更能自由發揮；他們的情歌，必更新鮮好聽，將來還勸羅君趕快搜集，完成這件大事！其他若生活歌、兒歌等等，可以發現很大問題的，一定不少，也須從速完成工作！

從前我在北京大學「國學門研究所」，也曾參與發起一個「歌謠研究會」，刊行了一種歌謠週刊，采集各省的歌謠，有數千首。關於粵東歌謠，藍孕歐、王信我、謝琪、胡幼蕃……諸君，各有數首或數十首，登載在週刊上；又有北大歌謠研究會裏一個健將鍾君敬文，他一人搜集了千首左右，前面已經舉過他的客音情歌集，還有嶺歌集和戀歌集等，已經出版了。羅君的粵東之風得他們的幫助不少；不過北大的許多歌謠，還沒有大規模的分省整理，將來羅君的粵東之風完全輯成，廣東一省，可說是整理就緒，可以做其他各省的模範。各省有志於此的人，一定能聞風興起，完成我國二十一省及其他特別區域的風詩，上繼十五國風，豈不是一件大事業嗎？羅君！羅君！不要放棄這件首功，趕快努力去做罷！

一七，八，二，朱希祖

序一

從民國六年，北京大學徵集歌謠以來，歌謠的搜集，成爲一種風氣，直到現在。梁實秋先生說這是我們現今中國文學趨於浪漫的一個憑據。他說：

歌謠在文學裏並不佔最高的位置。中國現今有人極熱心的搜集歌謠，這是對中國歷來因襲的文學一個反抗，也是……「皈依自然」的精神的表現。——浪漫的與古典的三十七頁。

我想他說的是實在情形；看了下面劉半農先生的話便可明白：

我以爲若然文藝可以比作花的香，那麼民歌的文藝，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。

要是有時候，我們被纖麗的芝蘭的香味薰得有些膩了，或者尤其不幸，被戴春林的香粉香，或者是 Coty 公司的香水香，薰得頭痛得可以，那麼，且讓我們走到野外去，吸一點永遠清新的野花香來醒醒神罷。——瓦釜集八十

這不但說明了「反抗」是怎樣的，並且將歌謠的文學價值，也估計出來。我們現在說起歌謠，最容易聯想到新詩上去。這兩者的關係，我想不宜誇張地說；劉先生的話固然很有分寸，但周啓明先生的所論，似乎更具體些：他以為歌謠「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，或做新詩創作的參考」——從文藝方面看。

嚴格地說，我以為在文藝方面，歌謠只「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」；我們將牠看作原始的詩而加以衡量，是最公平的辦法。因為是原始的「幼稚的文體」，「缺乏細膩的表現力」，如周先生在另一文裏所說，所以「做新詩創作的參考」，我以為還當附帶相當的條件才行。這因歌謠以聲音的表現為主，意義的表現是不大重要的。所以除了曾經文人潤色的以外，真正的民歌，字句大致很單調，描寫也極簡略、直致，若不用耳朵去聽而用眼睛去看，有些竟是淺薄無聊之至。固然，用耳朵聽，也只是那一套的靡靡的調子，但究竟是一件完成的東西；從文字上看，却有時

竟粗糙得不成東西。我也承認歌謠流行中，民衆的修正，但這是沒計畫，沒把握的；我也承認歌謠也有本來精鍊的，但這也只是偶然一見，不能常如此。歌謠的好處却有一樁，就是率真，就是自然。這個境界，是詩裏所不易有；即有，也已加過一番烹鍊，與此只相近而不相同。劉半農先生比作野花的香，很是確當。但他說的「清新」，應是對詩而言：因為歌謠的自然，是詩中所無，故說是「清新」；就歌謠本身說，「清」是有的，「新」却很難說——我寧可說，牠的材料與思想，大都有一定的類型的。

從淺陋的我看來，「念」過的歌謠裏，北京的和客家的，藝術上比較要精美些。北京歌謠的風格是爽快簡鍊，念起來脆生生的；客家歌謠的風格是纏綿曲折，念起來嫋嫋有餘情——這自然只是大體的區分。其他各處的，則未免鬆懈或平庸，無甚特色；就是吳歌，佳處也怕在聲音而不在文字。

不過歌謠的研究，文藝只是一方面，此外還有民俗學、語言學、教育等方面。

我所以只從文藝方面說，只是性之所近的緣故。歌謠在文藝裏誠然「不佔最高的位置」，如梁先生所說；但並不因此失去研究的價值。在學術裏，只要可以研究，喜歡研究的東西，我們不妨隨便選擇；若必計較高低，估量大小，那未免是勢利的見解。至少從研究方面論，學術總應是平等的；這是我的相信。所以歌謠無論如何，該有牠獨立的價值，只要不誇張地，恰如其分的看去便好。

這冊粵東之風，是羅香林先生幾年來搜集的結果，便是說過的客家歌謠了。近來搜集客家歌謠的很多，羅先生的比較是最後的，最完備的；只看他前經採集的成績一節，便可知道。他是歌謠流行最少的興寧地方的人，居然有這樣成績，真是難能可貴。他除排比歌謠之外，還做了一個系統的研究。他將客家歌謠的各方面，一一論列；雖然其中有些處還待補充材料，但規模已具。就中論客家歌謠的背景，及與客家詩人的關係，最可注意；前經採集的成績一節裏羅列書目，也頗有用。就書中所錄的歌謠看來，約有三種特色：一是比體極多，二是諧音的雙關語極多。這兩種都

是六朝時「吳聲歌曲」的風格，當時是很普遍的。現在吳歌裏却少此種，反盛行於客家歌謠裏，正是可以研究的事。「吳聲歌曲」的「纏綿宛轉」是我們所共賞；客家歌謠的妙處，也正在此。這種風格，在戀歌裏尤多，——其實歌謠裏，戀歌總是佔大多數——也與「吳聲歌曲」一樣。這與北京歌謠之多用賦體，措語洒落，恰是一個很好的對比，各有各的勝境。

歌謠的研究，歷史甚短。這種研究的範圍，雖不算大，但要作總括的，貫通的研究，卻也不是目前的事。現在只有先搜集材料，隨時作局部的整理。搜集的方法有兩種：一是分地，二是分題；分題的如看見她。分地之中，京語、吳語、粵語的最爲重要，因爲這三種方言，各有其特異之處，而產生的文學也很多。（說本胡適之先生）所以羅先生的工作是極有分量的。這才是第一集，我盼望他繼續做下去！

朱自清，北京清華園，

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晚。

自序

如果這本書是可以不要序文的話，我無論如何是不敢多費筆墨的，因為做序文是頂無聊的工作。介紹書的內容嗎，編得這樣淺薄的東西，只要人家肯去看，自然一目了然，誰還要你去介紹？批評書裏歌謠的價值嗎，反正文學是主觀的東西，說牠好，便是好，說牠不好，便是不好，好與不好，都是你自己的私見，誰還高興去和你爭論大家都說不出道理來的糊塗賬呢？

不過事實還是事實，理論上，雖然不許多說費話；實行上，却不能如是的乾脆。記得去年二月，我自清華合作社買了一本吳歌甲集，因為個人的愛好，竟告了一天假，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寢室裏玩味那些歌謠。同室的T君，怪我和平常看書有點兩樣，硬要我將書裏的要點說出來給他聽。我因為要維持我『不輕易批評人家的著作』的信條，沒有答應他的要求。當時我對他說：『現成的是書，要知道牠的內容，拿

去看罷，反正尊眼還來得比我高明呢。」他聽了，很不高興的說：『別逞嘴罷，誰有工夫去看牠的內容呢？』可是我仍舊不肯給他傳述書上的要點。他等得無法，只好自己打開書去看。他最初檢到胡適之的序，剛要縱目，但又伸出手來翻算頁數，發現了這篇序並不很長，然後再一行一行的看下去，看完了，照樣的檢看第二，第三兩篇短序，看完了後，他便把序四，序五嚙眇嚙眇往下翻，一直翻到自序，便又去估計頁數，最後他便說道：『太長了，看不完的。』說完了，遂自動的把書關回去了。我看他這樣的匆忙，知道他對於書的內容是領悟不了的。『怎了，找到了要點了嗎？』我帶誚的問他。『自然是找到了，人家怪恭維的，原來還是一團糟；』別的且慢說，只要看他的分類，便夠把我氣昏了。什麼『鄉村婦女的歌』，『閨閣婦女的歌』，我不知道鄉村婦女和閨閣婦女究有怎樣的界說，更不知道閨閣裏竟亦有所謂真正的平民文學。分類尚且如此的含糊不清，其他當然也不敢領教了。怪不得他的老師，還要嫌他彈詞式的長歌太多呢？』我聽了T君的話，確實曾替他表一番同情，